

譯文

終刊號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西調」爲「子弟書」的一種，都爲敘述兒女戀情的靡靡之音。羅松窗的時代，似較輯小窗爲早，故小窗唱詞中曾提及之。亦不盡作「西調」，似曾寫「東

調」。然今傳者僅爲「西調」。這裏選「大鬧天宮」「鶴橋」「出塞」「上任」「藏舟」「百花亭」六本，都是寫得很有趣味的。

外國之部

吉訶德先生傳

(五)

西班牙·塞萬提斯作

傅東華譯

簡愛自傳

(二)

英·C白朗底女士作

李露野譯

死魂靈

(五)

俄·果戈理作

魯迅譯

法妮娜·法尼尼

法·司湯達作

李健吾譯

這篇小說描寫一個復興祖國的志士，在奧大利和教皇的暴政之下，因爲戀愛而秘謀洩露的一段慷慨激昂的心理浪漫的事蹟。就故事的發展和藝術而論，這篇或許是司氏最精緻的一篇：這裏有的是心理過極，有的是戲劇，而且戲劇性是如此其濃。一個德國的劇作家P. H. y. 曾將牠寫成一本四幕劇過。

馬爾華

俄·M·高爾基作

陳節譯

這是一篇近五萬字的中篇小說，一次刊出，和奧羅夫

夫婦同爲高爾基爾俄時代的作品，具有高氏所特有強而細膩的作風。

小鬼

(二)

俄·梭羅古勃作

徐懋庸譯

冰島漁夫

(五)

法·羅遜作

黎烈文譯

蜜蜂的發怒及其他

這一部精緻細膩的小說，在本冊裏全部結束。

梅里美論

比利時·梅特林克作

茅盾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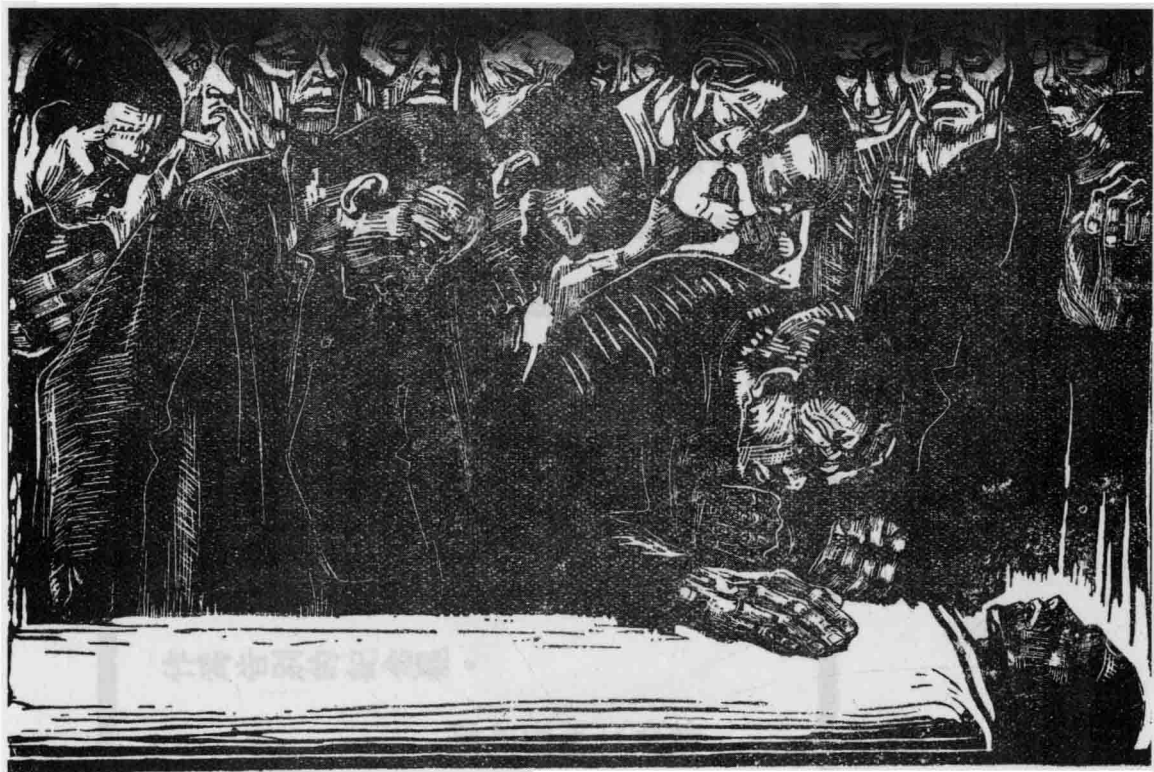
狼

(劇本)

法·羅曼羅蘭作

沈起予譯

如果本冊篇幅允許，我們還要刊出羅曼羅蘭這部偉大的劇本。



吊 喪

德國 Kathe Kollwitz 木刻

前記

『譯文』出版已滿一年了。也還有幾個讀者。現因突然發生很難繼續的原因，只得暫時中止。但已經積集的材料，是費過譯者校者排者的一番力氣的，而且材料也大都不無意義之作，從此廢棄，殊覺可惜；所以仍然集成一冊，算作終刊，呈給讀者，以盡貢獻的微意，也作爲告別的紀念罷。

譯文社同人公啓



普 式 庚 像



譯文終刊號目錄

普式庚論……………一

F·杜思退益夫斯基作 麗尼譯

普式庚略傳……………二五

N·涅克拉索夫作 孫用譯

普式庚之死……………三七

M·列爾孟託夫作 孫用譯

棺材商人……………四四

A·普式庚作 世彌譯

果戈理和杜思退益夫斯基……………五五

阿·謝·希虎作 陳望道譯

果戈理的悲劇……………七七

V·萬雷薩夫編 耿濟之譯



村	歸	一〇四
客	我佐夫作	魯迅譯
無恥的柯拉	J. 賴納作	黎烈文譯
牛車	L. 修史作	黃鐘譯
藝術的界限	台灣·呂赫若作	馬荒譯
紀德之路	A. 紀德作	陳占元譯
第十二篇關於列爾孟託夫的小說	I. 愛倫堡作	黎烈文譯
後記	P. 帕甫連珂作	陳節譯
		二八二

插

圖

普	式	庚	像	德國紅頭(蘇聯紅頭木刻)	前記篇
杜思退益夫斯基木刻					一〇面後
杜思退益夫斯基之工作室					一六面後
涅克拉索夫像及其自署					二五面前
列爾孟託夫像及其自署					三七面前
果戈理在霍實闊夫家中(蘇聯紅頭(蘇聯紅頭木刻))					七八面後
果戈理赴車站送瑪神甫，引起許多人注意					八六面後
果戈理獨自在波里勃拉仁醫院外徘徊					八九面前
果戈理焚文稿					九一面前
臨終時的果戈理					一〇二面後
農	作(意大利A.巴託希木刻)				一一六面後
剪	條意大利A.巴託希木刻				一一七面前
她幾乎露出了一點輕微的失望					一二〇面後
這也許是你弄的玄虛罷					一二一面前
兩個小女孩捧着匣子，把她們那黧黑的臉兒送給西拉先生去的					一二四面後
像					一二四面後
第十三篇關於列爾孟託夫的小說內木刻三幅					一二四面後

普式庚論

(演講)

F. 杜思退益夫斯基 作

果戈理說過，普式庚是俄羅斯精神底一種非凡的現象，一位非凡的人物，也許是一位無可比肩的人物。在此，我得再加上，「並且，也是一位預言的人物。」是的，普式庚之出現，對於我們所有的俄羅斯人，就包含了一些無可置辯的預言了。普式庚之來臨，正在我們底真正自我覺醒之初頭，這種自覺，僅在彼得改革以後一世紀間剛剛開始起來，而普式庚之強有力的來到，不啻在我們底黑暗的路上給了我們一盞新的指導之燈。在這一意義上，普式庚是一位先覺者，一位預言家。

我將我們底大詩人底活動分爲三個時期。現在，我並非作爲一位文學批評家而說話。我着重於普式庚底創造活動，祇是要闡明他對於我們的預言底意義，和我對於預言一辭的解釋。並且，我得說，我也並不以爲普式庚底活動底分期是有着劃然的界限可以彼此分開的。比方，依我看來，奧涅琴底開頭還是屬於第一期，而其結尾却屬於第二期了，這時，普式庚已經在他底本土發現了他底理想，並

且把牠們納諸他底心中，而在他底可愛而遠矚的靈魂之中將這些理想懷抱着了。據說，在初期中，普式庚是模仿西歐詩人的，如巴爾尼、雪尼愛、尤其是拜倫。無疑地，西歐詩人對於他底天才發展確有大的影響，而且在普式庚終生，這影響仍然保存。然而，就是普式庚底最早的詩，也並非純粹的模仿，在最早時期，他底天才底卓越獨立性，也是表現着的。在模仿之中，決不能出現像普式庚在吉普西人（這首詩，我是整個地將牠歸屬於第一期的）之中所表現的那種個人的受難，與那樣深刻的自我覺醒；況且，假使他底作品祇是純粹的模仿，則其中的創造力與激烈性，也必不能如是顯著。在亞納科（吉普西人之主人公）底性格上，已經就展示了一種強有力的、深邃的、純然俄羅斯的觀念，而此種性格，日後也以和諧的完全而表現在奧涅琴身上。在此，幾乎是同一亞納科底再現，並不出現於幻光之中，然而同樣明白、同樣現實，可以理解。在亞納科身上，普式庚已經發現了，而且以天才描繪了他底本土中底不幸的漂泊者，俄羅斯歷史之受難者。此種人之出現於我們底社會，由人民之中發掘出來，實為

● Parny (1758-1814) 法國抒情詩人，著有“*Poésies érotiques*”

● André Chénier (1762-1794) 法國革命期的大詩人，初本同情革命，後因反對暴政，一七九四年七月上斷頭台。著有

La Jeune Captive, *L'Aven-le*, *Le Jeune Malade* 等，為法國浪漫主義之先驅。

一種歷史的必要。典型是真實的，表現是完全的，這是一種永恆的典型，久已夫存留於我們俄羅斯底國土的。這些無家的俄羅斯漂泊者仍在漂泊着，也許短時期中不會絕蹟。在今日，這般漂泊者假使不再走向吉普西人底野營，在吉普西人底荒野生活中去追尋他們底世界主義的理想，假使不再逃出我們俄羅斯智識階級底無目的的生活，而返於自然之懷抱以獲取慰安，那麼，他們就會走向社會主義，而以新的信仰步入新的領域：社會主義在亞納科底時代還沒有，然而，今日的亞納科却正和當日的亞納科一樣，同樣熱忱地工作，同樣相信在他底熱烈的追求中可以獲取他底目的和幸福，不祇是爲着他自己，而且也爲着整個人類。因爲，俄羅斯漂泊者是祇有在萬人底幸福中才能發現自己底平安的。他是不能夠更廉價地就被滿足的，至少，在理論還沒有成爲實際以前。出現於不同時代中的，仍然是這同樣的俄羅斯人。這種人，我再說，是在彼得大改革後的第二世紀初頭，產生於智識社會，由人民中發掘出來的。啊，在普式庚之時，大多數的俄羅斯智識階級都是作爲公僕而服務着——正如他們在今日服務着一樣——在政府機關、鐵道、或者銀行、或者以形形色色的他種方法掙錢，或者從事於科學，或者佔據着大學底講座——總之，是規律地、閒悠地、平安地生活，賺薪俸、玩牌，正如我們今日的大多數智識階級一樣，一點也不羨慕着逃到吉普西人底野營或者別的地方去。充其量，他們玩玩自由主義的把戲，一帶點西歐社會主義底色彩，「一種俄羅斯味兒的社會主義」——但是，這祇

是一種時間問題：假使一方面還未曾開始被擾亂，而另一方面則已經臨於鐵門之前，硬着頭皮向着鐵門猛擊，情形當何如呢？同樣的命運是會輪流着給每個人碰頭的，除非他走了與人民相通的截徑。然而，假定這種命運並不等着每一個，那麼，就讓那些「當選的」來罷，祇讓十分之一的來被擾亂，免得剩下的大多數會因為他們而得不到安甯。當然，亞納科還不能正確地表示他底慘痛：對於他，一切還多少是抽象的；他祇有一種對於自然的傾慕，對於上流社會的憤懣，對於人類的熱望，對於真理的悲傷。真理，是別人在別的地方失去的，而他却無法找到。真理在哪裏，真理在什麼地方出現，在什麼時候失落，他當然說不出，但是，他是真摯地苦惱着的。同時，一個奇想的、焦躁的人物，就祇能在外在現象之中尋求拯救；這是無法可想的。真理好像祇是在他自身以外，也許在什麼一個西歐底國家，在那裏，有的是強固的、歷史的政治組織與其既成的社會的和市民的生活。他永遠也不會明白真理首先就在他自身之內。他怎麼能夠明白這一點呢！一整個世紀以來，他自身就並不在他自己底本土。他已經忘記了怎樣工作，他沒有文化，他祇是如同一個修道女在禁閉的四壁之中長大起來，而且，作為俄羅斯智識社會底十四階級之一個階級底一員，盡過了奇異的、莫名其妙的義務。歷來，他不過是一片草葉，從根上拔起，而飛飄於空際而已。這個，他是感覺着而且苦惱着的，深深地苦惱着的！那麼，假使他出身貴族，而且自然也有着農奴，却要來使用一下貴族底自由，忽發奇熱，要到那些「沒有法律」的人

們之中去尋開心，開始在吉普西人底野營裏牽一頭耍把戲的狗熊，那又怎樣呢？當然，一個女人，「一個野蠻的女人」，如一位詩人所說，也許最能給他一線希望，使他逃出他底慘痛，於是，以輕率然而熱烈的信仰，他就投入辛菲娜底懷中了。「這裏是我底避難所；在這裏，我能獲得我底幸福，這裏，遠離着俗世，在自然底懷中，這裏，人們沒有文明也沒有法律。」而以後就怎樣呢？他不能忍受與這野蠻的自然條件之第一次的接觸，他底手上已經汙染着血痕了。這可憐的夢想家不僅不適於普遍的和諧，甚且也不適於吉普西人，而他們就把他趕跑了——不是爲了報復，也不是爲了惡意，僅僅爲了簡單的自尊。

去你的罷，驕傲的人，

我們野蠻，沒有法律，

我們不折磨人，也不磨懣。

當然，這一切全是空想的，但是，那驕傲的人却是現實的，他底形象是準確地捉住了的。普式庚是把握了這種典型的第一人，我們應當記得，在此種人，假使稍有一點他所不悅的事，他就預備來殘酷

地折磨，來因為自己所受的抑屈而對他人加以膺懲了，或者，更快意地，他會記得他是屬於十四階級之一的，他將親自來執行那殘酷的膺懲的法律，祇要他自己底私怨可以得到報復——這樣的事是時常發生的。這首天才之詩決不是一種模仿，決不在這裏，就已經低語着這一問題，這「可咒詛的問題」之俄羅斯式的解決，符合於人民底信仰與公道的解決了。「謙卑一點，驕傲的人，首先打碎你底驕傲。謙卑一點，懶惰的人，首先在你底本土之上勞作，」這就是依照着人民底智慧與公道的解決。「真理不在你之外，而在你之內。在你自身裏面尋找你自己，克服你自己，做自己底主人，你就可以得見真理。真理不在物之中，不在自身之外，而首先在於自己對自己之辛勞。如果你征服自己，克服自己，你就能夠比你所夢想的更為自由，並且也能開始使他人得到自由的偉大工作。如此，你將得見幸福，因為你底生活可以實踐，而你也終會明白你底人民與其神聖的真理。普遍的和諧也並不在吉普西人之間或別的地方，假使你自己首先就配不上她，惡意而且驕傲，而且，你，連想也不會想，就要求把生命當作男人應當償付給她的禮物。」這問題之此種解決法，在普式庚底詩中強烈地預示着，而在奧涅琴之中，則更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奧涅琴不是一首幻想的詩，而是一首明瞭的，有現實性的詩，在這詩中，現實的俄羅斯生活是以前無古人（也許後無來者）的創造力與完美而體現出來的。

奧涅琴是從彼得堡來的。當然是從彼得堡而來：對於這詩歌，這一點是無疑地是必要的，而普式

庚也是不能忽略他底主人公底生活之此一現實特徵的。我再說，他就是那同一的亞納科，尤其當他在詩之後部慘痛地呼喊着這樣的話的時候：

我爲何不像杜拉底陪審官

也變成半身不遂？

但是，現在，在詩之開頭，他還是一位花花公子氣的世俗之人；他底生活經驗還太少，使他不致於完全絕望於生活。然而，他却已經被那

隱秘的厭倦之魔王

所拜訪、所擾亂了。在一種邊遠之地，在他底故國之腹心，他當然祇是異國之放逐者。他不知道要作什麼，然而却意識着他底追求。以後，漂泊於他底故土與異地，他——無疑地，他是聰明而且誠摯的——祇感覺他自己是處於陌生人之間，而對於他自己，他尤其是一個陌生的人。的確，他愛他底故土，然而

他不信任牠。當然，他也聽見過民族的理想。但是他不相信牠們。他祇是相信在他底故土要作任何工作都是絕對不可能的，而對於那些相信此種可能的人——這種人，在當時，正如在今日一樣，祇是少數——他祇是報之以悲哀的嘲笑。他由於憂鬱的忿怒而殺掉了蘭斯基，這忿怒，也許是由於一種普遍的理想之傾慕而產生的，確實地，這正和我們一樣。

泰狄亞娜呢，則完全不同。她是一個堅強的性格，堅強地站在她自己底立場上。她比奧涅琴要深刻得多，當然也明智得多。以一種崇高的本能，她看出了真理在那裏，真理是什麼，而在詩歌之尾聲中，她底思想表現出來了。也許普式庚不如稱他底詩為泰狄亞娜，而不必稱之為奧涅琴，因為泰狄亞娜無疑地反是最主要的脚色。她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她是一種積極美底典型，俄羅斯婦女所崇拜的女神，而詩人在泰狄亞娜和奧涅琴最後相會的有名的場面裏也正命定着她來表現詩中底主旨。我們甚且可以說，像這樣美而積極的俄羅斯婦女典型，在我們底文學之中是一直就不會創造出來過的（祇有屠格涅夫底貴族之家中的麗莎，也許是一個例外）。然而，奧涅琴呢，因為他底看人的方法，在他第一次會見泰狄亞娜的時候，就不會把他了解，那時，她正在邊遠之地，正是一個純潔的、無邪的少女，而且對於他是那麼羞怯的。他看不見這位貧窮女子底完全與美麗，也許他真是把她當作了一種「道德的胚胎」。她，一個胚胎！在她寫信給他以後，還是一個胚胎！假使在詩中真有一個道德的胚胎，無間

題地，那祇是奧涅琴，祇是他自己。而他是不明白她的。他也知道人類底靈魂麼？他終生就祇是一個抽象的人身，終生祇是一個不安定的夢想家。即在後來，在彼得堡，當她以貴婦人而出現，當他親手給她寫着他以整個心靈了解了她底完美——即在這時，他也仍然不會明白她。雖然他親手寫着他了解她，然而這祇是空言。他終生不會認出她，不會鑒識她：他們底愛情底悲劇就在這裏。然而，假使在他和她在村中初次會見的時候，哈諾爾德——恰好從英國跑來，或者，更神奇一點，拜倫爵士親自跑來了，而注意到她那羞怯的，淑靜的美，而給奧涅琴指示了出來，啊，這麼一來，奧涅琴就一定會馬上把她讚美得頭腦發昏了，因為，在這般普遍的受難者底心中，有時真有着那麼多的精神的奴性的！然而，這樣的奇事並未發生，而我們底普遍和諧之尋求者，在給了她一頓教訓，被她誠實地遣開以後，就攜帶着他底普遍的悲慘，手上汙染着由愚蠢的忿怒而迸出的他底友人底血液，繼續漂泊於他所不能理解的他底故土了。而當健康與體力騰沸之際，他便咒詛地嘆息了：

我還年青，生命力還旺盛，

● 拜倫名詩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之中的主角。